

张仿治

经过一个冬天严寒霜雪的蕴育，当春风吹来的时候，春花作物也和紫云英一样，蓬蓬勃勃地往上长了。当时国家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呢，为了多收获粮食，又因农民自用食油的需要，头年秋收后，各个生产队在大部分田里播上绿肥，还有小部分就种了麦子和油菜。这些在初夏成熟的麦子和油菜，统称为“春花作物”。

有春风爱抚，很快地，麦子长到三尺多，油菜则比人还高，密密地遮住畦沟了。春雨淅沥，春水汇聚，春花田积水了。农人披蓑戴笠来到田间，在临河的田里开了一个个小口，让田里的积水哗哗地排到河里。水流湍急，水珠飞溅，就像一个小小瀑布。

鲫鱼们听到水流声了，它们纷纷汇集到小瀑布边儿来。这是鲫鱼求爱的季节。田水哗哗往河里飞泻，鲫鱼却在河里奋力地逆水向上冲。怀春的雄鱼雌鱼，在冲击激流的过程中寻找自己心仪的配偶呢。看着这有趣的情景，吸足了养分的春花作物也想到自己的婚嫁大事了：油菜泼辣，敢大胆展示娇艳的金花，热烈求爱；麦子怕羞，只悄悄吐出含羞的白蕊，暗送秋波。它们的心事，春姑娘全知道，她让蜂蝶为媒娘，叫暖风作花轿，热情牵线，作成了许许多多好事。于是，当春耕轰轰烈烈开拔、岩河流域广袤的田野里那密密实实红花碧梗绿叶的紫云英被农民翻进土中作肥料时，挨挨挤挤的春花作物却在争先恐后地孕育孩子，你看，麦子的初穗开始灌浆，油菜的嫩荚也一天比一天饱满了。

太阳和雨露总是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间，油菜的角荚日趋坚挺，而麦穗的颗粒也迅速绽露了。白居易的诗句“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该是说的北方，这五月当是指农历；我们家乡却是在阳历五月，田间就荡起了金色的麦浪，到了春花作物的收获季节了。

蓝天白云，天气晴好，一大早，生产队里的所有劳力出动了。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人马手握镰刀，浩浩荡荡地来到沾满露珠的油菜田，拔起那小树般的油菜株。根太深，杆太高，株太大了，虎背熊腰的劳力，也颇要用点力呢，苗条秀丽的姑娘，一只手拔不动，只好两手一起来，用力过了头，“哎呀”一声跌坐到泥地，屁股湿了，脸上却在笑。来不及掸裤子上的泥，抓着株杆，忙用镰刀敲下根部的泥土，然后轻轻横放在畦上。他们一人管一垄，高高的植株纷纷放倒下去，畦沟又见天日了。

另一路人马带着麻绳扁担，将放倒在畦上的菜籽株小心捆起来，挑到附近早已安排好的干净

春花谣

的空场地上，轻轻码在一起，堆成一溜小小的城墙，又在上边盖了塑料膜，让尚呈绿色的角荚完成后熟过程。搬了新家的菜籽株安定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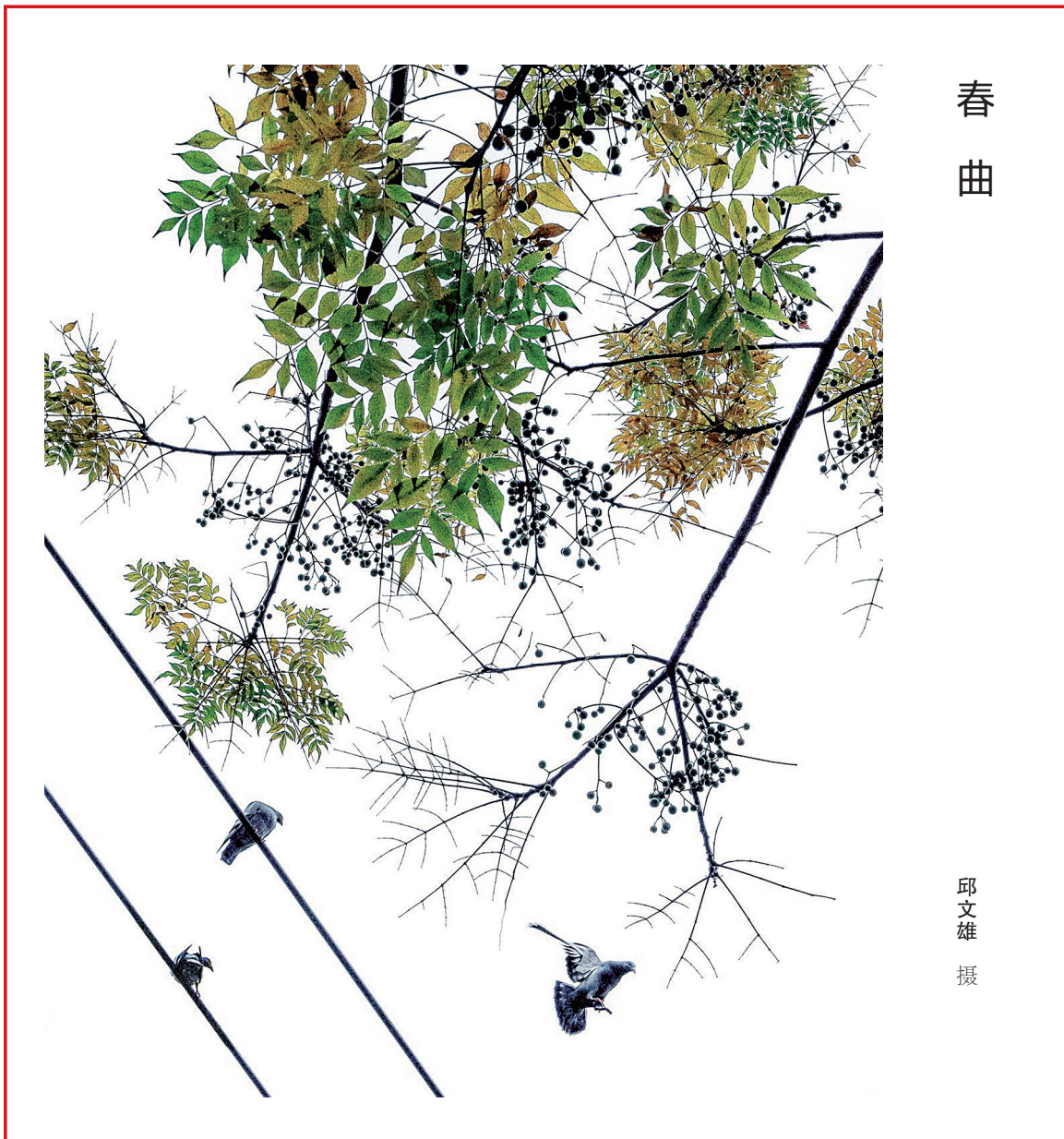
八九点钟，露水渐干，拔油菜的活只能先停下，余下的要等到明天清早再拔了。不然，太阳晒晒，菜籽荚会爆裂呢。

大队人马从油菜田转到了麦田，妇女割麦男人脱粒，又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初夏的阳光已经炙热，脱粒机前，如针的麦芒漫天飞扬。头一次打麦的知青，虽然听从老农的忠告戴着草帽穿着长袖衣服，这碎麦芒还是无孔不入，钻进了衣帽，浑身无比刺痒，连眼睛和喉咙也有刺痛感呢。看那些老农民，个个头发上一片白，汗颈上纵横横，却都

像没事一样呢！憨厚的大叔笑了笑：“咱农民，惯了，皮厚呢。”

收了油菜和麦子的田要翻耕平整扦插秧，春花田里可没有花作基肥了，“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于是各农户从自家猪圈里铲来了猪粪，掺到翻耕的土地里。知青小伙子的赤脚踩在酸臭的田里，滑溜溜的，便有了毛骨悚然的异样感觉，偷眼看农家姑娘捏着秧苗的纤手若无其事地插进混有猪粪的泥里，这才红了脸，只一咬牙，心里便释然了。

后几天一直雨水相伴，队长忧心如焚：秧虽已插下，那码在场上油菜籽，却再下几天雨就该要发芽了！凌晨醒来，只听窗外一片叽啾鸟鸣，终于让队长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天，总算要放晴了。久违的太阳从东方探出头



春曲

邱文雄 摄

□诗歌

此刻，信的到来
又是一种力量的浇灌
每字每句都渗入心田和根须
也唤醒了革命岁月里的马蹄
共同扬起春天的奔跑

曾经踏访的足迹
已经洗铸成红色基因
延伸为前行的铁流
而一个个殷切的嘱托
由种子蝶变为绿荫
长成山一样的巍峨
托起一个乡村的美丽梦想

有思想的山川
积攒十几年情感的乡亲
都在聆听都在仰望
老泪含进了微笑
心跳写入了欢唱
从山花烂漫到美丽星空的距离
感觉很近很亲
总是一片初心的挂念里

四明老区的这个春天
一封总书记寄来的书信
飘荡成旗帜的模样
闪烁着春日暖阳的光芒

——读习近平同志给余姚
横坎头村回信有感

朱志坚

春天的来信

西沙观日出

毛海生

中学时代读过巴金先生1927年1月在赴法国邮轮上写的散文《海上日出》和刘白羽先生1958年在飞机上写的散文《日出》。两位大家从不同视角写的日出，给我这个中学生留下了无穷遐想。后来，我参军当了水兵，在海上战斗生活了二十多年，也无数次看过各种各样的日出：我见过太平洋气势磅礴的日出，见过东海渤海雄壮有力的日出，见过东海婀娜多姿的日出，唯独南中国海及西沙海域的日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难忘怀。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舰由广东湛江起航，途经海南岛南下西沙永兴岛执行任务。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我们终于在第二天黎明前驶入西沙海域。

西沙海域非常辽阔，海水较深，海水颜色与黄渤海、东海等地不一样，呈现出湛蓝色，海水较深处则是墨绿色，靠近珊瑚礁或礁盘附近又是蔚蓝色的。这多彩的海水很是迷人。

西沙位于我国北纬16°线上，属低纬度海区。这个季节，西沙海域的日出时间是很早的。这天黎明前，我早早站立在驾驶台上，向着东方眺望。天还没亮，无际的大海笼罩在天穹之下。海面平静、温柔，平静得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温柔得犹如在怀中熟睡的婴儿。清爽的海风从舰艇吹来，沁入心脾，令人精神大振。舰艇犁起的浪花像两扇洁白的翅膀，推进器翻卷出道

道白垩伴随着哗哗巨响，仿佛是万马奔腾的骑兵方阵，给宁静的大海带来了生气。远处的天空上还悬挂着几颗不肯隐退的星星，眨巴着眼睛忽明忽暗的眸子，和我们打着招呼。

东方的海平面上渐渐有了光线，天空中出现几只勤奋的海鸟，它们互相追逐，大声鸣叫着，就像陆地上报晓的雄鸡。海鸟围绕着我们的舰艇飞翔，一会冲向天空，一会掠过桅杆，有时还会“降落”在甲板的某个地方休息觅食。

海鸟是水兵的朋友，我们都不忍心惊扰它们，看它们尽情地玩耍。不久，东方水天相连处，出现了一条鱼肚白，一片朝霞挂上天边。朝霞呈橘黄色，夹杂着几缕淡红。在朝霞的辉映下，海水像是镀上了一层薄金，辉煌耀耀。跃跃欲出的太阳，将天边的海水不时地“拱起”，就像火山爆发前岩浆的“蠕动”。

突然，太阳奋力拱出了水面，像破土而出的笋，像沐浴而出的少女。刚出水的太阳，挂着欲滴的“露珠”，慢慢变大，向上跃升……就在太阳下弦边与海平面直线相切的一刹那，特别美！太阳想脱离海水，向上升腾；而海水则想挽留太阳，依依不舍……终究，太阳还是跃出海面完全脱水，亭亭玉立于东方的海平线之上。

我尽情欣赏着这幅美景，蓦然发现在东方初升的太阳下面，有着数艘渔船往返作业，渔船之上，太阳之下，还有海鸟翱翔着。眼前的这幅美景就是天公绘制的现实版“江山如此多娇”图，就是一幅当代重彩中国画。

陈肇翼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宁波，城内河道纵横，小桥星罗棋布。老家在七塔寺钟楼外墙下，家门口就有一条小河，往西几十步是彩虹桥，东边不远处有张斌桥。幼时常在桥上桥下嬉戏奔跑，见到三三两两的纤夫拉着满载的航船过桥，我们就会从桥顶冲下去，伴着拉纤的一起走上一阵。逢年过节，有跑马灯的、踩高跷的过桥，更是热闹起哄的最佳时机。那个时代，桥是孩子们的乐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化的洪流逐渐把这些河流桥梁碾为平地，彩虹桥下的河道变成宽阔的彩虹路，巍峨的张斌桥化为江东区最大的菜市场。

其实，和我最为亲密的要数另一座桥——老江桥（灵桥）。灵桥是我的孪生兄弟。母亲说，我是在1936年老江桥落成庆典的鞭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年幼时我很少和那位兄弟见面，因为对我来

说七塔寺到灵桥实在太远，好像永远走不到。

40年代的宁波街道崎岖狭窄，楼房低矮破旧，我的“兄弟”是方圆数十里内唯一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它又是跨江的唯一水道，平日里能见到二轮黄包车和手推肩扛的木板车缓慢经过。桥面光亮陡峭，一到下雨天，过桥人脚下带来的泥泞，夹着被冲稀了的牛粪马屎便会顺坡而下，一不小心就有人滑倒。这个庞然大物太威严了。可能这也是孩子们不太去那里的一个原因吧。

我第一次见到灵桥大概是1942年的一个冬天，母亲拉着我

的手过江去外婆家。当时宁波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桥头搭起竖着太阳旗的岗哨棚，和每一个过桥的行人一样，我们向手持刺刀的日本宪兵战战兢兢地鞠躬，然后抖抖索索地过桥。我能感受到“兄弟”的屈辱。

1948年江亚轮惨案，三千宁波同胞葬身海底，听人说一批批遇难家属涌上灵桥俯伏在栏杆上哭喊着亲人的名字，一边往江面摔纸钱，阵阵凄风楚雨，场面不忍睹。我猜想“兄弟”必然是沉痛的。

1949年我上了中学，七塔寺至灵桥距离变短了，过桥次数也

来越多。这年舟山尚未解放，为阻止解放军渡海，国民党飞机三天两头来灵桥上空扔炸弹，桥面被炸出许多窟窿。我看到“兄弟”变得千疮百孔。

岁月流逝，此后六十年风雨，宁波历经各种变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先后经历二次大规模修缮，灵桥才恢复原来面貌。尽管在四周高楼的映衬下，灵桥已经显得矮小，但雄姿犹在，而且路面变得非常平坦宽敞。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的“兄弟”不再孤单，逐渐有了新伙伴。如今它的十余座兄弟姐妹桥一字儿排开，横卧于甬江之上，注视着滔滔江水在身下流过，向东奔入大海，见证着它们的母亲——宁波，如何从一个弹丸之地发展成闻名遐迩的繁华都市。

我们都会老去，然而我的兄弟，宁波人心中的桥——灵桥不会。它会永远镇守在三江口，世代长存。